

#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著原文藏自譯基澄張

達羅說道：「我們用『法語』來問你，你不以『法語』來回答，却唱些騙人的爛歌來搪塞。像你這樣欺騙愚人的行爲，我們是不屑爲的！如果你能用『法語』來回答就算你及格，否則一味唱些胡扯的亂調，拼命吃人家的供養，像你這樣的行徑真是需要嚐受這樣的待遇的！」說著就在地上抓起一把灰塵向尊者的臉上灑去。尊者一面拭去臉上的灰塵，一面微笑的說道：「像你們這些大法師，爲了此生的（享樂）目的而執持經典中的語句，怎麼能與佛法相應呢？在一所充滿了強大的罪業惡力的房屋中，去鑽究那尊貴的戒定慧學處，竟能忍受如此的（良心責備與內疚）之苦痛，真是稀有難得！至於我自己嗎，則僅是學習如何以一切方法對治煩惱爲目的而已（我只有這一個學處）。你們教派中所傳的方法，學了好像是在接近和增加煩惱。因此我們彼此兩派的道路既然不同，言亦自難相通，不能相互爲謀了。」

惹瓊巴見了此狀，說道：「我雖然連尊者的一根汗毛也趕不上，眼見這樣罪大惡極的人，如此誣衊尊者；我如果不加阻止，斷彼之命，那我就是違犯了三昧耶戒。我若殺了他，反能成就功德資糧！」於是就拿起一根棍子準備去打達羅。尊者立刻抓住惹瓊巴的手，誠懇的說道：「亟需時不能應急的財寶，苦難時不能援助的親友，遇逆緣時不能幫助的佛法，這些都是深可悲歎的大不幸啊！你要快快集中全力，好好對治當前的煩惱，兒啊！快快警策自己提起正念吧！」說着，尊者立刻唱了下面這首「警策正念歌」：

「衆生依怙頂摩尼，恩師馬爾巴足前禮，一切逆緣轉成道，加持此請得成就。吾子惹瓊靜諦聽，驕慢貪熾之佛徒，遇逆緣時成俗子，心性惡故自作苦，若與彼輩起衝突，則成究竟之墮負。子兮！且緩！聽師言！法王勝見天空處，雛鵬振翅習飛翔，雛兮！且莫貪舞翅，恐墮邊見無底谷！惹瓊吾子兮！聽師勸！勝王禪觀大海中，學泳小魚習游水，魚兮！且莫貪遠游，

恩墮魚網埋伏中。惹瓊吾子兮！聽師勸！

正法果位之寶洲，求學幼賈習經商，切莫好逸貪玩樂，

否則恐失法性寶！子兮！子兮！聽師勸！

瞋恨若起焚身心！

速伏煩惱兮！力對治！

惹瓊巴聽了尊者的歌後怒氣就平息下來了。施主們一致責怪法師們不應對尊者這樣毀謗，對惹瓊巴也畧爲表示不滿，對尊者的信心却較前更增加了。不久衆人皆散去，各返自居。

達羅法師本來是想羞辱尊者的，不料却反而羞辱了自己。心中實在不甘。第二天他又到尊者的住所來。同時帶來了一大軀肉和許多經典。達羅和羅頓帶領著幾個和尚要求謁見尊者，說是特來懺悔的。

惹瓊巴說道：「懺悔也不必，辯論也不必，見面更不必！」就不許他們進來。其他的幾個和尚溜著進去，見到了尊者，稟明

情由後，尊者非常高興，說道：「最好是根本不作惡業。如果作了惡業，能夠隨即懺悔也是很好的，就請那些法師們進來談話吧！」

他們進來後就把那一大軀肉供養給尊者，說道：「昨天您是對的，我們爲了表示懺悔起見，所以特來把這軀肉送給您。現在

我請求以這些經典爲根據，和您平心靜氣的談一談佛法好嗎？」

尊者道：「法師啊！俗話說得好：『是否吃了東西，看看臉頰上的紅色就能知道。』是否懂得或修持了佛法，看看能否克服煩惱及我執也就曉得了。如東能降服煩惱和我執，那就表示此人懂得佛法，也修持了佛法。否則，縱然能夠在談話中全佔上風和贏盡一切辯論，而對煩惱及我執却絲毫不能遣除，這種『佛法』只是邪知和邪行而已。這種空言的『說法』縱然能夠勝利，却必定會更增強自己的我慢，因而會成爲長期流轉輪迴和墮落地獄之因。所以我認爲這種說法和辯論是有損無益的，你們的懺悔非常稀有難得。現在話已說完，請各位回去吧！」

達羅說道：「能否降伏我執及煩惱，只有佛陀才知道，其他任何人也不曉得！雖然如此，我想能夠討論佛法和答覆辯難本身也不能說就是流轉輪迴和墮入地獄的原因。否則就是說：博通佛

學本身就成爲大罪過了。如果（不通佛學）答覆不了法上的辯難，那就是愚癡。愚癡之過雖然小如糞矢，但以愚癡之心去行善業，也還是逃不了墮入地獄的深淵的！所以今天我們一定要詳細討論一下，看看究竟是誰對佛法具有真正的認識！因爲我對『論法』的規則比較熟悉，因此我提議你這位瑜伽士，把自己最熟習的某項佛法問題，用一句話把你的意思和主張說出來，然後我就來觀察此話的得失和功過。如果你心中想：我的佛學不夠博通，那麼就請你提出任何問題來質詢我，我也可以盡力回答。」

尊者說道：「法師何必一定要如此堅持呢？你我大家的一切，有目共睹，有耳共聞。附近的鄰居，誰也知道誰的底細。你一定堅持要我提出一個宗義，那麼不管我懂得也好，不懂得也好，我也只好遵命一試。現在我先提出一問：『虛空是有礙法呢？還是無礙法？』

達羅說道：「從來還沒有人問過這種問題！但是我剛才已經說過，你提出任何問題我都要回答，所以我的回答是『虛空當然是無礙法。』除此尚有別的可能嗎？」

尊者道：「我却認爲虛空是有礙法。」

達羅道：「你說此話有何證據？有何理由呢？」

於是尊者就趨入虛空堅固三摩地，對達羅說道：「好吧！現在就請你看看虛空到底是無礙法還是有礙法！現在就請你站起來走動一下，把四肢伸縮活動一下吧！」

達羅就嚥試站起來和伸縮四肢，但身體絲毫也不能移動，好似僵硬的木頭似的呆坐在那裏，（就像四周皆有堅固的實質東西密密包圍起來的樣子。）連嘴巴也張不開，一直僵坐在那兒！

此時尊者就身騰空中，在空中行走、踐踏、臥倒、趺坐及示現種種活動的姿態，就像在實質的地上行動一般。然後尊者由三昧起，說道：「你方才說虛空決定是無礙，但現在事實證明虛空都是有礙法，你如何解釋呢？」

達羅說道：「這是因爲你的外道上師教會了你邪咒使出惑人的把戲而已。除了借邪咒及魔術之力會發生適才的現象外，所有的衆生都一致承認虛空是無礙的，有嘴巴的人也都是這樣說的。」

尊者道：「人如果不用分別思想去辨析，難道就會說虛空是無礙法嗎？畜生也會說虛空是無礙法嗎？」畜生也會說虛空是無礙法嗎？你自己和你的上師所認爲『虛空是無礙法』的主張，現在已經被你自己的事實打破了。就算這是我的邪咒所致，但能使你親自經驗到『虛空確是有礙法』一點而言，對我已經是足夠了。我現在另立一宗：『眼前這塊大崖石是無礙法。』你認爲如何？」

達羅說道：「除非是你用邪咒或魔術，崖石當然是有礙法。」

尊者說道：「在最初你提出較量規則的時候（會說可以較量任何課題），現在我覺得你的『魔術』不夠精通，否則你就把我們面前這塊大崖石變成無礙的試試看！」

達羅說道：「會使魔術也不就是說爲佛法所准許去隨便使用的。你現在倒是可以用魔術去迷惑那些愚夫們一下！」

尊者道：「我還以爲你是無所不知的呢！你所說的那『不許可用的神通』也正是成佛之時所廣大開顯紛如雨降的事情啊！」此時羅頓法師說道：「像適才把虛空變成有礙法一樣，現在就請你瑜伽士（再現一次神通）把這塊大崖石變成無礙法給我們看看吧！」

於是尊者即契入虛空遍處三昧，身體隨意穿過崖石，上入下出，下入上出，此入彼出，彼入此出；或半身隱於崖石，半身露外面；（又從空中猛然跌下）穿石落地……最後尊者（擲大崖石於空中），崖石下降時尊者以手托住說道：「惹瓊巴！去拿一個柱石來！」惹瓊巴就快去找來一個長形的石頭置於地上（尊者最後才把崖石放在柱石之上）。崖石上留下清楚的尊者手跡，直到現在人人去看皆能見到。

羅頓說道：「對你而言，這塊大崖石好像確是無礙的。如果不是魔術（而是真正的神通），那麼所有的人也應該一樣才對。所以我要看一看是否大家都能出入崖石無礙。」

尊者說道：「對你們，這崖石自然也變成無質礙的了。否則剛才崖石降下時，你們不都壓死了嗎？」

達羅說道：「可是我的面前沒有落下崖石呀！如果根本沒有崖石，那有什麼有質礙或無質礙之一說呢？」

此時達羅較前更爲氣憤，可是羅頓却發生疑惑，心中動搖起來了。心中忖道：「這些神通好像是真的喲！但我們這些重分別思辨的學者們是一向多疑，很難接受這種事實的！」於是就對尊者說道：「瑜伽行者，如果適才所示現不是魔術的話，那就決定是你的道證境界之憑證了！但悟道必需先學習六波羅密多，請你把六波羅密多的修法講說一下吧！」尊者以歌答道：

「三寶最勝皈依處，大樂頂際作莊嚴，我今衷心敬祈請，祈以悲鈞攝護我，祈以澈骨之悲心，浸入六道父母身！」

×

×

×

修習大乘瑜伽士，於離言法無可聞，於空性義無可思，於無生義無可修。（果能心契此境界），十惡諸業自絕跡！若不解開慳吝結，口頭布施有何用？不能斷捨矯飾行，外表持戒有何益？不能順受粗暴語，強名忍辱有何義？不捨懶惰與放逸，經年行善有何益？自心若不捨散亂，忍苦修觀有何用？顯境若不成功伴，觀修般若有何義？不識甚深開遮法，博學多聞有何益？行爲不與佛法合，講說因果有何用？妄求智慧是邪見！洶湧妬心若不息，五毒煩惱不斷除，求菩提心成邪見！若於衆生作損惱，希求尊敬成邪見！不捨我執宗派見，求平等性成邪見！若不降伏我執魔，煩惱重槌擊行者！所行不合菩薩道<sup>(23)</sup>，勢壞他人之善業！身心若不與法合，多言閒扯亂人意！毫無修持成空過，若能勤修以備死，無常到時心無悔！」

達羅說道：「你到底是聽見過六波羅密多的名稱，你現在把十波羅密多的修行方法說一下吧！」尊者以歌答道：

「大恩譯師馬爾巴父尊，終日鑽究文字義<sup>(24)</sup>，三十二年匆匆過，勸君回頭早修行！濁世衆生煩惱重，罪人口業甚可悲，已離我執之彼岸，何用其他之布施？已捨狡詐之彼岸，何用其他之持戒？一切無懼之彼岸，何用其他之忍辱？」

不離修持之彼岸，何用任何之禪定？證悟實相之彼岸，何用其他之般若？

所爲皆道之彼岸，何用其他之方便？已伏四魔之彼岸，何用其他之願力？

何用力波羅密爲？二利皆成之彼岸，何用其他之智慧？實際修行應如是，煩惱自相即明體，文字空言有何益？」

羅頓說道：「你所說的意思確是與法相合的。這大概是你自己在修行中實際體會出來的吧？」

達羅說道：「你所說的都是仿倣和抄襲的詞句，若仔細推敲則根本不能成立。至於魔術和神通，則外道和因明家也都同樣的會使用的。你適才所說，除了列舉十波羅密多之名稱外，其他根本不能與這些經典所說之義相合。現在我們要根據這些經典來討論，在研討知見的時候，一切要以因明爲基礎來作推理和抉擇。因此，因明是最要緊的學問。如果懂得因明，則其他各種經典亦自然能夠明白了。因此現在我先要問你的因明學。你如果答得上來，我就承認你夠格。從要點來談，因明學是極注重（敵我）所共許的普遍定義的。特別講求的則是研討現量和比量之性相（或界說）；還有就是違相，連相，顯現不定相，立宗之規則等等的學問！」

尊者道：「法師啊！你的心已被魔鬼所攝，你連自己和本尊都不能相信，連佛陀的咐囑都不能接受，（何況是我呢？）你所喜歡的『法』，我以悲心，出離和淨見（的嘴去飲噉），却嚥到無有調料的毒灰，把我的舌頭和齒齦都燙壞了。（飲了你的法味後），我的肚中充滿了驕慢的（汁水）。上面吐出的是貪慾難填的狂傲臭氣，口中嘔出的是妬忌的苦汁。下面放出的是自讚毀他的臭屁和譏謗別人的屎尿。因此你就像服錯了藥，染了一場自害害人的大病一般，把佛法變成了造罪的惡行。你這種『法』我是不會的。我只知道一切所顯皆源於自心，自心即是那無遮障無隱藏之明空。我於此理得決定不移之確信故，因此對我而言，已經沒有任何一法再需要用比量思維去分析的了。如果你一定要我舉例說明所謂：『違相』，『連相』及『顯現不定相』，那麼法師你的所知適與正法相違故，即是『違相』，此『違相』又與煩惱密切關

聯，故是『連相』；法師的衣著外表好像是學佛人，但實際上足雙重『違相』及『連相』，因此可以說是『顯現不定相』了。」

羅頓聽了，一面把袈裟包住頭，一面掩住嘴笑。達羅則頭顫身抖的狂笑道：「哈哈！你對我這樣的訓戒真是少見啊！你連我的智識所屬出的屎的頭、尾有多大都弄不清楚，却擺出佛陀的架子來了！可笑哇！可笑！你說我把身心都交付給魔鬼了，看見這事的證人是誰呀？是你的註腳麼？如果因爲我懂得因明，你就說我是自讚毀他，那麼你以佛陀的姿態自命，這樣的辱罵我，這就證明你也有你的『因明』，這就是你積聚資糧和善業之道嗎？我向你好好的用『法語』談論，你口中沒有冒出一字的『法語』來說的却盡是些莫名其妙的比驢毬還大的現世寶！這些現世寶你最好收藏起來，免開尊口，乖乖的坐在一旁還要漂亮得多咧！」

（未完待續）

## 註解

(21)

尊者此處之評語實極具深義。所謂「虛空」一法，乃人類思想之一項概念或構想，若無分別思想則不會覺得有所謂「虛空」或「空間」之概念產生，印度哲學各派，連佛學在內，大都認爲「虛空」或「空間」爲相對於物質與「有法」者。甚至認爲「虛空」是一項無爲法。此觀念在愛因斯坦之相對論發明以前，可能不發生什麼問題，相對論對時空之連續性及不可分離性，或「物空」之不可分性已有確切的說明。過去，把「虛空」或「空間」認爲是一獨立之不生滅法，恐已不能立足。但佛學上之所謂「非擇滅無爲法」之虛空，並非般若所指之空性。雖然在不得已時，或借喻時，講般若者常利用虛空一詞，以說明或影射空性，但兩者決非一事，此點必需強調說明。已證萬法爲心所現之成就者，直覺的就能知道所謂時間、空間、物質、有、無等問題，皆六識分別妄想及習氣所生，非有定法及定相也。若爾則對法領域中所討論的虛空是無碍抑有碍，皆成爲戲論矣。尊者以神通證實此點，闡發諸法爲心義外，尤能開顯諸法自性空義也。

另譯可作：「取捨不與法行合」或直譯爲「不合取捨及行規」。直譯應爲：「所行若非積資糧」。

原文爲「Lo · hDad ·」不知何義，可能有誤。Lo 可能爲 Log · 之誤，爲「樂於邪欲」之意。